

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

乔治·桑精选集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郑克鲁 编选

乔治·桑精选集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200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乔治·桑精选集/ (法) 乔治·桑 (George Sand) 著; 郑克鲁
编选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00.11

(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/柳鸣九主编)

ISBN 7-5329-1768-1

I. 乔… II. ①乔… ②郑… III. 文学-作品集-法国
-近代 IV. I 565.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67517 号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9.875 印张 6 插页 693 千字

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

定价 37.40 元

出版说明

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阶段，精选集的出版便成为迫切的社会需要。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。为了同时满足阅读欣赏、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，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全面收集与珍藏外国文学名家名著，本社隆重推出“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”。

每卷以一位著名作家为对象，务求展示该作家的文学精华，成为该作家的一个全貌缩影。

书系以“名家、名著、名译、名编选”为目标，分批出版。

对译者、编选者以及有关出版社的合作与支持，我们表示深切的谢意。

编选者序

杰出的女小说家乔治·桑

郑克鲁

法国女小说家乔治·桑，本名阿芒丁娜·吕西·奥罗尔·杜班，只因她最初踏上文坛时与小说家于勒·桑多合作，用了于勒·桑的笔名，所以她在独自发表作品时保留了桑这个姓。至于采用乔治这个男人名字，则有多种原因，其中包含了她要与男人争高低，才用了这个常见的男子名字。但她有所保留，这个名字比普通的乔治少了一个s的字尾，以示区别。也许她想以此表达妇女解放的意识。她以自己的创作证明了，她的才能确实不让须眉：她是法国最杰出的浪漫派作家之一，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女作家之一。

乔治·桑生于1804年，自从父亲不幸去世后，她在祖母的诺昂乡下庄园生活。十三岁她入修道院，十八岁离开。她于1822年结婚，1831年带着一子一女，毅然离开浪荡的丈夫杜德望男爵，来到巴黎谋生，从此开始了作为作家的生涯。她说：“我必须工作，我从此决定从事文学生涯。我用笔比用主妇的针，对孩子们更为有用。”她独自写成的第一部小说《安蒂亚娜》获得了成功，揭开了“妇女问题”小说的序幕。从1832年到三十年代末，属于她的第一创作阶段。列入“妇女问题”小说的还有《瓦朗蒂娜》（1833）、《莱莉亚》（1833）、

《莫普拉》等，都获得了良好的反响，乔治·桑声名鹊起。在妇女问题小说中，乔治·桑从自身经历出发，探索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问题。她力图“反对男人在婚姻中的暴虐，反对在约定俗成原则的名义下的虚伪习俗，通过妇女的自由和平等，要求爱情享有作为惟一主宰的特权，要求人格的独立”。乔治·桑是卢梭的崇拜者，也受到傅立叶和圣西门关于婚姻的观点之影响，在这一基础上向传统观念发出挑战。乔治·桑先是描写妇女如何通过婚姻的途径取得幸福，接着抨击不合理的婚姻给妇女带来的痛苦，再接着她描写不同阶级男女的相爱，最后，她把女主人公写成各方面都高出男方一头。这些小说反对妇女处于从属地位，主张妇女有权选择自己的配偶，藐视金钱婚姻，提出婚姻要以爱情为惟一基础，因此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。但妇女问题小说的女主人公争取独立的行动，往往只归结为获得美满的婚姻，这种认识未免有点肤浅。

四十年代，乔治·桑转向了“社会问题”小说，发表了《木工小史》（1840）、《奥拉斯》（1841）、《康素爱萝》（1842—1843）和续集《罗道斯塔特伯爵夫人》（1843—1844）、《安吉堡的磨工》（1845）等小说。社会问题小说的成就超过了妇女问题小说，这是因为她从空想社会主义那里吸取了思想武器，对社会现象的理解明显深入了一步，视野也宽广得多，不仅接触到欧洲封建制度的暴虐和黑暗，贵族大老爷荒淫无耻的生活和腐朽的品德，还接触到贫富不均现象，下层人民的秘密组织和活动，异教对封建统治的反抗和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的人民起义，以及金钱婚姻造成的悲剧等等。这些内容只有司汤达、巴尔扎克、福楼拜等大作家才描写到。在世界女作家中，对社会问题接触这样广泛、这样深入，似乎还没有人能与乔治·桑相比。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就指出，乔治·桑是“妇女中最崇高

和最杰出的代表之一，从她的思想和才能的强劲有力来说，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女子，一个已成为历史性的名字”。这位俄国大作家的评语有力地证明了乔治·桑的社会问题小说的国际影响。在这类小说里，贫民、工人和农民成为主人公，这就打破了历来的文学传统，在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她描写的现实生活大大超出了上流社会的旧框架，转向工人和农民的生活，反映他们在政治上的要求，表现了深切同情劳动人民的民主主义立场。乔治·桑曾经指出：“应该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学，描写真正的民间风俗，这种风俗其他阶级相当陌生。”乔治·桑认为这种文学会先在人民中产生，而她自己则身体力行。

田园小说是社会问题小说的必然发展。1846年，乔治·桑发表了《魔沼》，揭开了写作田园小说的序幕。随后，她又写出了《弃儿弗朗索瓦》（1848）、《小法黛特》（1849）、《笛师》（1853）等。乔治·桑在田园小说中，描写了农村风俗。这类小说最突出地体现了乔治·桑的艺术主张和个性。她历来把艺术看作抒发自己情感、思想和见解的工具。她在《魔沼》中指出：“我们相信，艺术的使命是一种情感和爱的使命，今日的小说应当取代人类幼稚时期的寓言和隐喻的写法。”她倾向于美化现实，将人物理想化。她说：“艺术不是对实际存在的现实的研究，而是对理想真实的追求。”田园小说为这种浪漫主义主张提供了最成功的样品。一是乔治·桑把农村理想化了。她笔下的贝里地区位于法国中部，那里还保留着古老而纯朴的风俗。农民具有优秀的品质，不乏理想人物。泰纳正确地指出：“这是一个理想世界，为了保持这个世界的幻想，作家抹去、减弱或往往只勾画出一个轮廓，而不是描绘人物的个性形象。作家不强调细节，只顺便简单地点一点，避免深入描写；她主张情感的冲动，循着情感流露或者循着描绘的情景的诗意

轨迹前进，不在杂乱的破坏和谐的情节上停留，这种描写的简约方式是一切理想主义艺术的本质所在。”泰纳点出了乔治·桑的田园小说的特点。田园小说的第二个特点是注重农村的风俗描写。贝里地区的特殊婚礼仪式，民间乐师的活动方式，都描绘得巨细无遗，农村生活被诗意化了，故而有的评论家将乔治·桑的田园小说称为“法国的农事诗”。乔治·桑对农村生活的美化受到了卢梭主张返回自然的影响。如她追求农村生活的“原始性”：“原始生活是一切人，一切时代的憧憬和理想。”她表示要顺应时势：“人们向往返朴归真，追求原始生活的魅力”。她认为社会越腐败，人们对田园生活的梦幻就越纯洁。宁静、美丽的农村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是人们安居乐业的好所在。乔治·桑曾经参加过1848年革命，最后碰了壁，只得灰溜溜地返回家乡诺昂。在某种程度上，田园小说也是乔治·桑对1848年革命感到失望，放弃了通过政治斗争去争取美好的社会理想之后，复归田园的一种必然归宿。

第二帝国时期，也就是五六十年代，乔治·桑成了“诺昂的善良太太”，乐善好施，在乡间接待同辈作家，同时指导新一代作家，受到他们的尊敬。她给孙辈演出木偶剧，主持乡村节日。她并没有放弃写作，既写历史小说，又写世俗小说，既写社会小说，又写童话，同时写作自传。1876年8月8日，她逝世于诺昂。雨果在给她儿子的葬词中，称赞“她的创造是伟大的”，她“拥有我们男性的所有禀赋，而又不失去女性天使般的品质”，“是我们的世纪和法国值得骄傲的人物之一”。雨果的话代表了大多数人对她的评价。

本选集在有限的篇幅内精选了能代表和反映乔治·桑的艺术成就和风格的作品，同时也照顾到她的创作活动的各个方

面。

《莫普拉》虽然属于妇女问题小说，却是从妇女问题小说过渡到社会小说的重要作品，也就是说，它既有妇女问题小说的内容，也有社会问题小说的内容。1835年以后，乔治·桑开始接触到圣西门的门徒皮埃尔·勒鲁、革命家巴贝斯、人道主义者拉默奈等人的著作。她认识到妇女的解放不能仅仅归结于婚姻，她的目光投向了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。《莫普拉》的主题已经与妇女婚姻问题无关，女主人公掌握着自己的命运，不受丈夫主宰，是完全独立的。小说展现了相当广阔的社会背景，触及了法国中部地区的农村状况和阶级矛盾，描写了一个无恶不作的封建家族。这是在法国大革命前夕，社会矛盾已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，直至家庭内部、每间小屋，无不孕育着激烈的动荡，小说展示出，惟有一次大革命才能重新组织起新的社会秩序。小说还描写到美国的独立战争，将十八世纪下半叶的世界局势作为小说的背景来描绘。另外，小说中出现了一个农民哲学家帕希昂斯，这个人物可以说是《康素爱萝》中的茨当柯，他是这类人物形象中的第一个。在帕希昂斯身上，体现了卢梭和拉默奈等思想家的精神：他实现卢梭返回自然的生活准则，过着苦行僧的生活。他是农村中纯朴、睿智、正直的农民的化身。乔治·桑还加强了对封建制度的抨击，这是她从未描写过的内容。小说尖锐地揭露了十八世纪末法国的司法制度，谴责了法官的贪赃枉法、草菅人命。小说对教会的批判也是毫不留情的：加尔默罗会隐修院其实是一个淫窟，僧侣们穷奢极欲，并收留歹徒。瘸腿的若望是一个理查三世式的人物，就躲在里面活动。《莫普拉》的中心情节是描写一个从小受到不良习俗熏陶的贵族青年，如何改掉了丑恶、卑劣的行为和思想，成为新人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发展了卢梭的教育思想，也是

乔治·桑民主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现。无疑，《莫普拉》明显地超越了妇女问题小说的框架，成为乔治·桑内容最丰富的小说之一。从它问世以来，一起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重视和赞赏。

《康素爱萝》是乔治·桑最优秀的社会问题小说之一。小说通过一个女歌唱家的生平，展现了欧洲大陆十八世纪末的现实。小说的男女主人公是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先进人物：康素爱萝从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女子，发展为一个有理想的艺术家形象；阿尔贝是个大贵族，却从小同情穷人的命运，继承祖先的反抗精神，他是哈布斯堡王朝的逆民，贵族世家的逆子，封建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。康素爱萝和他志同道合，产生了爱情。《康素爱萝》不仅有丰富的揭露现实的内容，这还是一部杰出的音乐小说。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几个音乐家形象：严肃正派、富有才干、并不得志的老音乐家波尔波拉；富有朝气却爱财重名的作曲家海顿（青少年时期）；爱沽名钓誉，不愿刻苦努力的二流男高音安卓莱托；轻浮爱俏、喜出风头、迎合庸俗趣味的女歌手高丽拉；能即兴演唱各种民间曲调的民间音乐家茨当柯；特别是女高音歌唱家康素爱萝，她有与众不同的才华，懂得音乐的美妙和神奇的作用。关于音乐，小说写道：“任何别的艺术都不能这样崇高地在人的内心唤起人的感情；任何别的艺术都不能给心灵的眼睛描绘出大自然的壮丽、沉思的欢欣、人民的性格、激情的骚动和痛苦的抑郁。悔恨、希望、恐惧、凝思、惶恐、热烈、依赖、怀疑、荣耀、平静，这一切再加上别的情感，音乐都能按我们的能力所及得心应手地给予我们，又加以收回。”这是对音乐的功能精妙的概括，也是对音乐的礼赞。乔治·桑认为通过音乐能汲取“生活的本质”，音乐能使人在极度的激动中升华，达到崇高的境界，或者摆脱人间的烦扰，抒发心中的块垒。《康素爱萝》对音乐及其作用的描写，

建立在乔治·桑精湛的音乐修养之上。从艺术上看,《康素爱萝》是一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作品。小说对生活场景的描绘是写实的,但人物的遭遇则很离奇;人物刻画精雕细刻,但又按理想去塑造。至于小说的抒情笔调和作家本人的温婉亲切的个性,又给人以强烈印象。本选集只选取了《康素爱萝》的开始部分,这一部分就像这部音乐小说的序曲一样,当初发表时获得热烈欢迎,促使乔治·桑扩展成七十万字的长篇。可是,小说似乎还没有写完,在读者的强烈要求下,乔治·桑再写出五六十万字的续篇《罗道斯塔特伯爵夫人》。但通过这个片断,读者已能领略到《康素爱萝》的艺术魅力。作者描写女主人公在威尼斯成名的经过,她在发现自己被情人欺骗以后,毅然离开了威尼斯。她的纯洁、耿直和有魄力的个性已跃然纸上。威尼斯水乡泽国的优美景色,为小说铺展了浓郁的浪漫色彩。

《魔沼》是乔治·桑田园小说的代表作。作者宣称,她要求朴素中的美,这篇小说确实是一个非常朴实的充满诗意的爱情故事。小说情节十分简单,基本上只描写了一天一夜所发生的事,但乔治·桑却从这简单的情节中挖掘出男女主人公高尚、正直、善良的心灵。热尔曼不喜欢有钱而风骚的寡妇,爱上了虽然贫穷却能干温柔的玛丽,表现了作者的爱情观。乔治·桑赞美劳动:小说中,田野尽头有一个年轻人驾着一对健壮的牲口,前面拉犁的是八头小牛;犁铧边上有个六七岁的孩子,边走边用尖棍去刺牛群;农夫一面犁田,一面唱着山歌。这幅劳动美景表现了作者对农村生活的热爱和礼赞。她不同意德国画家霍尔拜因把农夫种田的景象画得悲惨不堪,时刻受到死神的威胁。她认为作家是可以揭露充斥于社会的丑恶现象的,但还有另一种描绘:“我们偏爱温柔驯顺的人物。”因为善良的人能

感化他人。所以，乔治·桑尽管也在她的田园小说中描绘丑恶现象，如好色的农场主、风流的寡妇和三个粗俗的求婚者，但这种描写只是衬托，目的在于描写主人公的纯朴、正直和善良。在乔治·桑笔下，男女青年农民和农村景象都理想化了。次要人物如讲求实际的莫里斯老爹、喜爱虚荣的风骚寡妇、庸俗世故的莱奥纳老爹，寥寥数笔，都描绘得神情毕肖。热尔曼的儿子小皮埃尔的活泼顽皮，能避免男女主人公恋爱场面的单调，增加生活情趣。末尾的风俗描写乍看嫌长，实际上富有地方色彩，散发出粗犷隽永的农村风味，与全篇构成一幅出色的农村风俗画。神秘的魔沼既是农村特有的自然风光，又是男女主人公得以结合的条件和场所。神秘的气氛给青年男女农民的爱情赋予了诗意，增添了小说的浪漫色彩。

《小法黛特》是另一部成功的田园小说。小说同名女主人公是个聪明、有心计、心地善良的姑娘。她得到一对双胞胎兄弟的爱情，但是她看中的是弟弟朗德里。为了使哥哥西尔维摆脱心头苦闷，她让他参军，换一个环境生活。这个办法果然奏效。她和《魔沼》中的玛丽一样，具有纯朴可爱的一面，也有善于持家、能够处理事务的本领，这是在农民的眼光中理想的主妇形象。小说特别描写到“鬼火”，也即磷火。在农村的夏夜，经常能看到这种景象：鬼火“在晃动、奔跑、跳跃，从河这边飞到另一边，最后映在水里成了两点亮光，它像一只拍打着翅膀的鸟一样叮在水面上，像一支树脂蜡烛那样发出轻微的必剥声”。农民将磷火当作鬼火，相信女巫的话；女巫在他们的心目中是可怕的人，要避而远之。对鬼火的描写，渲染了诗意色彩，既写出农民的落后愚昧，又表现了农村的风情。

总之，乔治·桑的田园小说就像一支支优美动听的小夜曲，充满了诗情画意，读者感到扑面而来有一股清新、温馨的气

息。乔治·桑把田园小说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度。

短篇小说《侯爵夫人》(1831)属于乔治·桑的早期作品,它刻画了一个不愿与上流社会淫荡堕落的风气同流合污,追求纯洁爱情的贵族女性形象。她和上流社会精明狡猾、虚情假意的贵妇迥然不同。在谈吐和待人接物方面,她可说是十分平庸的。可是,她的内心世界却有着丰富的感情。她看不惯上流社会的偷情通奸,在现实生活中也找不到自己的爱情理想。她的独立不羁的行动招来了非议,为了遮人耳目,她表面上找了一个情人。然而,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的,她却从悲剧中找到了。她起先迷恋上一个悲剧演员,继而发现,她迷恋的不是男演员本人,而是他所扮演的角色。这不能不说是生活的悲剧。这篇小说内容虽然与她后来常写的贵族妇女与平民相爱的题材类似,但结局却是悲剧。女主人公未能冲破本阶级的限制,她的恋爱只限于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。她和改邪归正的男演员始终保持距离,宁愿彼此保留美好的回忆。这样的结局倒是更符合生活现实,也更真实可信。小说采用回忆手法,以揭示女主人公激荡的内心世界。乔治·桑并不追求“对时代风俗的认真描绘”,而是追求“理想真实”:侯爵夫人既能洁身自爱,又能将澎湃的激情压抑在心头,这只能是乔治·桑心目中的理想形象。

乔治·桑写过不少童话,分别收入《罗拉,水晶里的旅行》(1865)、《祖母的故事》(1873—1876)(包括《说话的橡树》)等集中。乔治·桑的童话创作在法国童话史中占有一席之地。她写作童话本来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和孙辈,是出于母性的一种流露。她的童话富有想象力,不少可列入童话佳作中。《灰尘仙女》选自《说话的橡树》。这篇童话写得与众不同,可以称为科学幻想童话,它把十九世纪的科学发现通俗化,认为尘土的结合和分解构成了宇宙万物,它能变成各种岩石、化石、星

云、生物、植物、恐龙，最后是人。这是一部自然进化史，却轻巧地化为简单而明了的故事。灰尘化作仙子，通过梦幻，向孩子传达科学知识。写作手法纯熟，构思巧妙，是一篇优秀童话。

乔治·桑在1847年至1855年写作了一本感情色彩非常强烈，抒情气息十分浓郁的自传《我的一生》，其实这部自传名不符实，因为它并没有叙述乔治·桑的一生经历，而是只写到四十年代末。她花了很大篇幅叙述母亲浪漫的青年时代，她的母亲跟随丈夫参加意大利战役，经历了可怕的冒险活动。乔治·桑还写到了自己的出生，在修道院的生活，她怎样结婚，然后离开丈夫，来到巴黎，与于勒·桑多作伴，以及她的思想发展历程。总的说来，这部回忆录谈到自己的情况不算很多，特别是对自己的浪漫情史讳莫如深，而对祖先的事却写得很多，占了十卷。其中关于她的祖母杜班夫人的叙述相当生动，这个十八世纪的妇女保持着那个时代的典雅和自由精神。正是在她的影响下，乔治·桑对十八世纪启蒙作家，尤其是卢梭十分崇拜，打下了她进步的思想基础。本选集节选了乔治·桑结婚和婚后得不到幸福，最后离开丈夫的一段。这是她生活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，没有这个挫折，她也许不会走上文学创作道路。从她毅然决然出走巴黎，也可以看到乔治·桑的坚毅而有主见的个性。乔治·桑关于同时代作家的回忆占据了这部作品的重要篇幅，特别是对巴尔扎克的回忆相当有名。她不仅记下了他们之间的来往和深厚友谊，还写出了巴尔扎克的某些特点和杰出成就，并指出自己和巴尔扎克的差别，提供了重要的文学资料。

乔治·桑在进行文学创作之外，还发表了不少文学见解，支持新生的文学现象。这些活动构成了她的文学创作不可分割

的一部分。乔治·桑跟福楼拜长期交往，福楼拜视她为长辈，而她对福楼拜的艺术成就也十分赞赏。《关于〈萨朗波〉的信》（1863）指出这是一部“完全创新的作品”，是“写人残忍的诗篇，就像但丁笔下的地狱那样”。乔治·桑认为，这种恐怖景象是存在的；古代宗教会产生恶行，正如基督教流行以后，也产生过宗教裁判所对异教徒实施火刑，十六世纪下半叶圣巴托罗缪之夜对新教徒的屠杀一样。乔治·桑对《萨朗波》的肯定是对社会上诋毁这部小说的回击，对福楼拜的有力支持。当然，乔治·桑也指出了《萨朗波》的缺点：她认为色彩过于强烈，虽然这是才能极度显现的结果；另外，《斧头隘》这一章过分夸大，以致失实。有趣的是，《萨朗波》是一部浪漫想象十分突出的作品，其中的夸大描写却受到另一个浪漫派作家的指责。《福楼拜的〈情感教育〉》（1869）正确地指出，小说要跟随它“描绘或表现的时代发展”，否则就失去存在的理由；这是一部有巨大的可怕力量的作品，主人公就像他的时代一样平庸，一事无成；这是一个真实动人的典型，小说情节像活生生的现实一样，以出色的艺术交叉和纠缠在一起。乔治·桑对福楼拜的现实主义创作不是没有微词的，七十年代，她写信坦率地向福楼拜指出，他的创作过于客观了，看不到作者对人物的同情或否定。福楼拜在回信中为自己辩解，可是，后来他在短篇小说《一颗纯朴的心》中还是接受了乔治·桑的意见，对主人公女仆的一生经历贯注了自己的同情。乔治·桑的几封信也就成为文坛上的美谈。

本选集收录的《论神怪剧》（1839）是一篇值得人们重视的论文，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它对歌德的《浮士德》、拜伦的《曼弗雷德》和密茨凯维奇的《先人祭》作了比较，认为这三部戏剧是一脉相承的，但又有区别，后两者是对《浮士德》的

发展。她的基本论点是可取的，尽管她的某些观点今天看来不能为我们所接受，如她站在异教或自然神论的立场上去批判天主教。乔治·桑运用的比较研究方法，实是比较文学的方法。这篇文章应属于比较文学最早的论文之一，她将这三部重要作品加以并列研究，今日仍有给人启发之处。

从四十年代开始，乔治·桑就是工人诗人的热烈支持者，泥瓦匠蓬西、纺织工人玛居、锁匠吉朗、鞋匠拉普安特等，都受到乔治·桑的关怀和奖掖。这里只选取《人民诗人》（1841）和《玛居诗集序》（1845）两篇文章。工人诗人是随着无产者的队伍日益壮大，工人运动蓬勃展开而出现的，这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。乔治·桑对工人诗人的赞扬体现了她的民主主义思想，同她这时开始接触空想社会主义有关。她认为，工人诗歌是新的诗歌；新时代的诗人要出自平民阶层。工人诗人的诗歌，如蓬西的诗富有个性，具有“亲切的、深沉的独创性”；玛居的诗朴素自然、流畅机智。乔治·桑认为不必对工人诗人提出苛求，指责他们模仿，形式和语言不够完美等等。乔治·桑对工人诗人的扶持，对工人诗歌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。

本书译文大半来自旧译，约有四分之一是新译，其中有的还是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。乔治·桑一生勤奋笔耕，作品卷帙浩繁。她的作品除了戏剧以外，这里都作了选录，从中足以看到她的创作特点和成就。

编选者简介

郑克鲁,1939年生于澳门。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,1965年作为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,后留所工作至1984年。1984年至1987年任武汉大学法语系系主任。1989年至1996年任上海师范大学文研所所长、中文系系主任,现任该校图书馆馆长。兼任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、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副会长、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、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等。著作有《法国文学论集》、《情与理的王国》、《法国诗歌史》、《现代法国小说史》等。译作有《家族复仇》、《蒂博一家》、《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选》、《基度山恩仇记》、《茶花女》、《法国抒情诗选》、《法国爱情诗选》、《雨果散文选》等。主编高校统编教材《外国文学史》,并编有《外国现代派作品选》(合作)、《外国文学作品提要》(合作)、《外国文学作品选》、《法国短篇小说精选》、《法国文学译丛》等。